

大型新诗从刊



阳光
XINGHE
2014年【冬季卷】

星河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型\新\诗\丛\刊

阳光

归河

2014 年【冬季卷】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2014.冬季卷 / 骆寒超, 黄纪云主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星河)

ISBN 978-7-02-010752-0

I. ①阳… II. ①骆… ②黄…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27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5849 号

责任编辑:李明生

责任校对:菡 茗

美术编辑:楼森华

责任印制:洛 依

印制助理:阮 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0 千字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张 15.25 插页 1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10752-0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2014【冬季卷】

星河浮雕

舒洁的诗	(1)
姚风的诗	(5)
伊路的诗	(7)
高凯的诗	(10)
郑小琼的诗	(13)
张巧慧的诗	(15)
伤水的诗	(18)
天界的诗	(21)
左岸的诗	(24)
红娃的诗	(27)
金指尖的诗	(30)
大卫的诗	(33)
张如凌的诗	(36)
金迪的诗	(39)
温经天的诗	(41)
东来的诗	(44)
许晓宇的诗	(47)
白炳安的诗	(50)
宛渴的诗	(53)
安琪的诗	(56)

星河组曲

鹰(组诗)	朱 赤(59)
春日记(组诗)	北小荒(62)
一个人的节气(组诗)	谷 频(64)
纪念一片芦苇(组诗)	陈 洛(66)
零点的雨水(组诗)	麦 秸(68)
香港之行(组诗)	崔汝先(70)
短歌行(组诗)	荒原狼(73)
倾斜之态(组诗)	刘星元(75)

主 编

骆寒超 黄纪云

执行主编

骆 苡

责任编辑

李明生 菡 菖

星河浮雕

主持人 周小波

星河组曲

主持人 怀 尘

繁星满天

主持人 袁丹丹

理论与批评

主持人 安 操

荼靡花开(组诗)	吴瑞贤(77)
纸上月色(组诗)	非 马(79)
云南行(组诗)	米 勇(81)
乡村纪事(组诗)	梁文权(83)
空荒(组诗)	邱 枫(85)
步行者(组诗)	沉默之子(87)
我的虚实相生(组诗)	李明月(89)
一直是这样(组诗)	肖 寒(92)
秋天的荷(组诗)	王 莜(94)
日常之欢(组诗)	李常青(97)
牧歌(组诗)	野 岸(99)
同是寂寞(组诗)	叶菊如(101)

繁星满天

临近仲秋,月亮越长越大(外六首)	马启代(103)
我拧碎孔雀给你(外四首)	李 荼(104)
一面被打穿的墙(外六首)	边建松(106)
某日,老虎从天上坠落(外四首)	高作苦(108)
原谅(外五首)	温柔刀(109)
冬夜的月亮(外七首)	赵德民(112)
春望(外六首)	沐墨磐(114)
纸钱(外五首)	也 也(115)
围巾(外八首)	蓝格子(117)
存在(外六首)	花 盛(119)
雨堂(外三首)	指冷笙箫寒(121)
失眠(外五首)	赵国瑛(122)
就在这个夏天(外五首)	陆陈蔚(124)
四叶草(外五首)	蓝 雨(126)
我再熟悉不过的村庄(外四首)	黄长兴(128)
回到秋天(外五首)	漆宇勤(130)
在地面上翻看月亮(外四首)	程东斌(132)
这时候(外二首)	杨新民(134)
要是没有一件模糊的外衣(外一首)	袁靖凯(135)
我想取走你眼睛里的忧伤(外一首)	静 子(136)
大地之灯(外二首)	王开平(137)
在早晨,月亮快要下山(外三首)	达 达(138)
微尘(外四首)	杨 筱(139)
外境(外四首)	明 人(141)

星空(外三首)	张国伟(142)
新世纪如是说(长诗节选)	洪铁城(144)

星系互映

世纪之交俄国抒情诗选	吴迪 译(147)
------------------	-----------

理论与批评

新诗的韵律节奏意义论	许霆(154)
汉语新诗格律	
——普通话语音优化组合的结晶	
.....	吴洁敏 朱宏达(172)
关于爱情诗写作	
——栖霞谷夜谈之一	白耶(181)
余光中论(续)	骆寒超(186)
炒作海子必须降温	鹰之(225)

历史档案

艾青在新疆石河子轶事	沙平(229)
吴奔星为郭沫若改诗	
——从围绕《“六一”颂》修改的通信说起 ...	吴心海(234)

舒 洁 的 诗 歌

立夏书

夜举着星斗
我举着忧思，我在一个古老国度的夏天
凝望亲爱的手足

我的兄弟们，你们
肯定都会深爱一个女人，你们
严守永生的秘密，对世界微笑

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
时刻感受敏感的语言，我们的表达
必将成为精神的树木，栖落鸟群

那些未来的通灵者
一定会在浓荫下念起我们，说那些人
如何深爱自己的女人，并将目光击向冰冷的
顽石

五 月

阅读你
需要向上的视野，越来越低的心灵
在贴近水的层面，阅读你的飘逸，犹如
用全部感知破解一个神秘
像鹰那样穿越天空

那完全可以意会的时光
干净的手与眸子，在随处可见的生活残缺中

你的存在就是红色山崖，在海的近旁

我是说，阅读你
你就是黎明时刻红色的花朵
你知道是什么在那里自由起落

五月：初始之章

一脉山，两面水，花开人类
一脉灵舞，两面羽翼，蝴蝶蝶醉

我们没有在那景色中肃立
五月，这初始之章，瞬间点缀的苍茫
是隐秘的花朵，幸福开放

我们
在一扇门里倾听千古，遥远的马匹
对于我的高原，就是最真的倾诉

三十年后

是的，我肯定不会建成那座桥梁
我的斧凿将会锈蚀
在我一生仰望的高度
只有寂寞的云

在人间
我甚至不会留下一根完整的肋骨
那是我身躯结构的一部分，曾被我为支撑
我从未怀疑，人的心灵存在一个边疆

若我倒下，这个边疆就会失去惟一的主人
为此，我联想到永恒的荒芜

三十年后
谁从我的诗歌中走过
谁就获得了我的祝福，这是一个生者
也就是今夜的我，珍藏在时光深处的语词
我当然希望有两个年轻的人
牵手走过我诗歌的清晨与黄昏
然后，一个人说——
你看，在那个年代
有这样一个人，除了诗歌
他没有留下任何声音
也没有别的印痕

我们的今生

我们在泪光中呼吸
月光敲打着山谷。在缓慢伸展的根脉里
影子退到树下，如某个旧朝

我们的生命在一寸一寸燃烧
看不见灰烬。新的叶子，我是说那些树木
它们同样站在大地上，仿佛没有哀伤
它们的影子同样贴伏于大地上
没有飘逝

但是
我确信听到了骨骼的声音
在越来越浓的意念中，所有的一切都在复活
守着圣泉，我想到吻
那生死忧乐惟一的出处
濡染无尽

走走停停

走在少年，遇到一场雨
停在偶遇的某地，那条大江被晚霞染红

走在由北向南的途中
停在遥远的岛屿，然后告别浪迹的青春

走在归程，一直走到乌珠穆沁
停在牧歌里，停在云下，天空下

走在异乡，这难以抗拒的宿命
停在两行诗歌之间，停在想象里，凝视一双
眼睛

闯入者

就那么一刻
就那么一个开始，你被确认了身份
你等了那么久，最初是高原
然后是湖

然后是那么一种征服，如此强大
你想到拯救，滴水的钟乳
你想到那就是人类的幸福，是融化
也是绽放，接近高贵的雪莲

你读
你那么珍视每一秒钟的所得
如根系伸向水。你读再也不可分离的气息
你想到一个少年的身影慢慢变长
后来，你在距海很远的燕国
迷失在春季

晨：或翼动

只有你能让我感觉水的祖国
你能让我相信，在一只豹子守护的黎明
如果桃花开了，一切就开了

波涌出现在五月的天际
有什么踏浪而来，有什么焚烧着，有什么舞着
只有你能让我体味云，在我的双臂间，无比
柔软

只有你，我水的祖国
开着桃花的岛屿，倾吐永恒灵息的岸
就在你的近旁，我幸福而眠

恒久的依存

只有你，我记忆之岩上的花纹
高处的美丽，传说中的火照亮古寨
每一根摇曳的草

那是温暖，但不会被烧灼
只有你，我的和平年代的身影，在路的尽头
你的起始是海边夕阳下的折返
你说，将有什么与鸟同宿

在必须接受的生活中
只有你，才能象征一个村庄的安宁
与恒久的依存

天地仰俯

雨后，云阵飘过山脉
在东边消失。那个时刻
我们是彼此的帝国。我们
说起一只鸽子，它水洗的羽翼
成为午夜深蓝里的一部分

那个时刻，舞蹈者
说河流劈开了夜暗，水草向两边倒伏
安睡的婴儿突然惊醒，开始啼哭

在天空的缝隙
我是说在两句星语之间
无形的手指，柔软的手指
拂去了尘埃

我知道

我知道，那些奇异

是隐藏的花，我可以感觉盛开
我从缤纷的雨中走过，被你浸染

我知道，如果天空破碎
就不会留下一只完好的风筝
可你，却给了我永世的幸福和安宁

我知道，你多么宽容地接纳了我
像诗歌接纳了一个少年
春天接纳了种子

我知道，你的接纳是多么伟大的仁慈
就像一首诗歌描述的过程
就像奇异，将我照亮

与四月有关的恩赐

如果目光真能到达疆域的边缘
在眉宇以上，越过平原一样的额头
我的天空排列着雁阵，你一定就在那里
在无限的恩赐中，你不失水的特质

我在两山之间突然怀念
梦境里的沼泽开着鲜红的花
群鸟还在睡着，水面那么平静
在那个过程，我想到璞玉，一切未经雕琢的美
可以自由出入的自由

在人间
我的唇痕印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就如接受恩赐，如期抵达起伏神秘的疆域
然后送别四月，也就是春季

前世

放弃弓箭，我没有拿起玫瑰
我也没有玫瑰。在蒙古马和蒙古语
向世界四方辐射的年代
我崇敬英雄，但我恐惧血

我在战事停歇的午夜
面对一群饮酒和舞蹈的男人
他们唱着亲切的牧歌
脸上都是泪水

我少年的记忆留在漫漫西途
距梦中的牧女越来越远
甚至超过了人间怀念
在巴尔喀什湖畔
我放弃弓箭，从此告别失去故乡的少年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
或许已经度过了十世
我不知道西征的大军去了哪里
今夜，当我进入一首诗歌
也就进入了今生的沉寂

脉 动

当我俯身向你
如倾倒于毫无粉饰的帝国
请托住怦怦跳动的心，请把骑手的荣誉
和骄傲给我

请你托起比王朝更古老的仪式
但不需要任何礼仪
我甚至不需要你的语言
倒向你，我不会有一丝犹豫
像科尔沁银狐，进入最迷幻的山谷

我能感受到你的心，那向上的搏动
与我垂落的心，形成一个斜角
在这奇妙的交叉里
我们彼此焚烧
直到燃尽最后的晨暗

最后
我一定会成为你近旁的山脉

在黎明时分，我们一同飘浮

圣 山

我只能对你说一个方向
嗅着青草的气息向北，在金山岭那边
你会遇到横亘的河流

但是
你不要联想什么巍峨
你要知道，即使在最古老的佛寺
那些屋檐也会保持低垂，如一颗心

或许你会错失
越过河流后，你会遭遇远大的孤寂
比如你面对舒缓的山坡，觅草的羊群
正在向四方散去

照 耀

那个驿站，一个人的驿站
惟一的马匹从元朝飞来
停在一隅静地
就那样等待

莅临
蓦然出现的神，广大的疆域上
最美丽的花朵深藏暗香

完美的契合
从那个朝代直到今夜
草未曾改变，一切
都在萌动的原初

就如同久远的理想
映照身影

姚 风 的 诗

耳边风

在镜子里，我才看见自己的耳朵
他们老实而本分

平时，我命令他们
聆听各种指示，忠实不误

通过他们，我恪尽职守
甚至忘记了思想

一天早上，我揽镜自照
发现两只耳朵不辞而别

从此，我再听不到各种指示
听到的，只有风声

无 题

一只鸟打开天空，展示他的收藏：
和鸟一样，所有的云可都在天空的笼子里

一个花蕾在风中摇曳着说：
等你变成蜜蜂，我才会绽放！

一朵浪花拉住我，叫我和它一起
把一头搁浅的鲸鱼推向大海

一棵树把根拔掉，挥动着树枝告别：

它向着云深不知处的地方奔跑

一座山带把我带到悬崖边
然后转身送给我一份礼物——深渊

导游说，在这个城市游客才是最好的人
然后把我带到娱乐场

在波尔图访诗人安德拉德故旧

沿着杜罗河
出租车向大海开始的地方疾驰
抵达你的故旧，看到二楼灯光熠熠
仿佛你未曾离去

其实，灯下只有世俗的餐巾
和混乱的鱼刺
饥饿的诗集被堆放在昏黄的墙角
秃顶的遗产看护人，以诗歌的名义
和我谈论遗产和版权
是的，在这里你没有被遗忘
但以你最憎恨的方式

夜色越来越深，乌鸦开始敲打窗子
告辞的时间到了
而门外的大海，你无数次捎给我的大海
并没有呼喊站立起来
他还在大西洋里游泳
阔大的脊背涌动着，溅起阵阵白色的音节

阳光

这一天，孤独的品质很好
蓝花楹随风飘向宿命
18 路有轨电车，载着我不相识的乘客
缓缓抵达终点

我独自坐在终点的长椅上
沐浴阳光
突然，我感到腰间一片灼热
仿佛有一只手在我身上降落，把我抚摸
我看见
所有的落花都飞回了树枝

里斯本

渡轮启航，乘客们渡向彼岸
而我却留在此岸
我还在等你
只因你是这个城市最美丽的部分

商业广场上的铜马像
无数次在我伤口的泥沼中马失前蹄人
回首往事，青春与孤独对饮
长夜中月光苍白，如绷带蒙住我的眼睛

我看不见你，但我还在等你
你允许，我用你的眼睛描绘大海
因此我所有的河水向你奔流
作为象征，或者隐喻

碎石路上的落花已经变成石头
但没有一条路通向火焰的住址

也许，我已不再魂牵梦萦
这座城市，欠我一场热烈的爱情

告别

站台被涂成蓝色
仿佛是忧伤的告别

向前疾驰的火车
总把告别拉长

窗外的树木和群山
向后奔跑

突然，看见你推开车厢的门
向我走来

你从站台走来
火车一直拖曳着那蓝色的站台

耶稣山

在里约热内卢的耶稣山上
神在云中伸展双臂
准备拥抱世界
准备拥抱每一个人

不远处的贫民窟
在阳光下
反射出贫穷的光芒

神始终伸展着双臂
没有合拢

伊 路 的 诗

荒 瀑

它不会知道
野蛇草那纽扣大的紫色叶片
怎样像嗅觉灵敏的昆虫
从很远的地方爬过来
不会知道那无名藤蔓的蜜色花串
怎样从绝壁的缺口
惊奇地弯下

它从老苍岩的额际
千只鹤似地翩跹下来
落在哪里
都像掀开一个云雾的舞池
白色的跃动使群山长久地安静下来
群山把耳朵贴在涧岩的底部
把最细的声音听出来

但它不会知道这些
它像飘落峡谷的绸衫似的
因没有实体的框面格外超然
它穿在空气身上
空气因它而形态纷呈
没有眼睛能够帮它看见
它已经远离对比

它不感到孤独是因为它就是孤独本身
它是孤独的盛宴 在意义的那一边
但并不是特意躲避

如果是躲避就不是真正离去
它是怎样走过前面的路途

必须有些事物进入这样的地带
有一些需要我们并不知道
有一些恩赐降临我们却没有感觉
无边的眼睛
我们还没有觉察到的变化 它已经看透
正如我今天意外地经过这荒瀑
而我本来要去的是一个有灿烂名声的地方

惠安女

我看见群体的惠安女在裁剪大海
做成衣服穿在身上
襟摆荡开波浪的纹样
水花珠子接成银链缠绕腰间
梦的声响漫过海的栏杆
头巾和蝶花是别处的春天
心的道路无迹可寻

但那宽大的裤管却如移动的渊潭
摇摆着狂风黑浪
仿佛大海的凶险步步紧随
没有一把剪刀能剪穿大海
一切的愿望在这悲怆的衬底之上

成排的惠安女搬运岩石
起伏的曲线雕塑着沉默
世间还有东西更难搬动

仿效涛声的质地
血潮搓成蝴蝶的缆绳
我无法细知
一丛恣肆的翅膀
怎样被梳理到一个方向

我看见嘻戏的惠安女在解着风
解着漫天纠缠的白色带子
井一样的笑声提问枯干的水
能荡漾的只是浅的部分
悬崖顶上的空房子
所有的窗子都敞开了

午后纳鞋的盲妇

这是一个嗡嗡响的午后
蜜蜂和菜花中间
光明碰到了阻挡
光明敲她满身的门

这沉稳的殿宇
小灯一样亮着的宁祥
使夏日迷狂
那细密的针脚
是难以进入的阵营

她坐着
很蓝的天空也坐下来
她不去碰一碰空气
蚂蚁在她手背弯成河流

她听见很细的声音
使午后的缝隙变得明亮
她只让这样的缝隙穿过黑暗的身体
像储存矿脉
她储存着时间的金丝

我相信这遍坡的辉煌是她调出来的

她把辉煌的含义看守得多么严密

温暖的过程

炉火变成灰烬是温暖的过程
风筝成为尿布做母亲的蝴蝶
我的身体是重叠的抽屉装着全家的需求
我的裙子是移动的水潭布满吸水龙头
我是永远不会离开的树
每年在伤口长出果实

我喊救命又不愿意离开囚牢
我该哭上一万次却满心幸福
我是负载太重的船
快沉下去
还觉得很富足

在情感的刀刃下支离破碎
仿佛肥沃的沼泽
花心也是陷阱
自己走不出自己
自己消失于自己
浓稠的残春
搅拌花鸟和蜜蜂的血

天空会有舟子
大海奔腾在头顶
这与永恒同在的咸水
是我升高的眼泪

茫茫的水

心尖被漩涡旋得更深
风不要去碰那轮假月
辛酸的腹地会泛滥出割破面容的银刀
不想让你识破我的刚强

最软的波浪覆盖你
让你游出我的路 我纵横的伤

我的疼早被春花喊出
我的苦在果子里变成甜

急流架起的心愿倾刻就跌得粉碎
再完美的形状也是暂时
我会回复到最低处
借很多在我之上的幸福看见自己

你投进的石头很快消失
我的底是最高的天

纸船载着蜻蜓漂得无影无踪
无边的根生长我的平静

天上地下都是扭曲的我 破碎的我
可以变成任何形状而没有形状
深渊如果显露就是碑群
幽潭奔跑起来是辉煌的女皇
寒冷到极度会变成剔透的冰峰
但世界需要水
茫茫的水

荒 原

我要变成荒原
你的视线在左边 右边
相连的河流折断错过

幽兰沿着最暗的巷道走出眼睛
我的灵魂动一动各路的泉水就乱
我只用一张落叶轻轻阻挡

早年的灯笼已没有居住火
空的爱实如山岩

你的寻找侵占了一万条道路
我的心是覆盖紫莲的沼泽
我无法救出你的叫唤

我要变成荒原
无边的芒草唱无边的风
蝴蝶恨自己的事业
春天扛走栅栏

一座荒原
有怎样的翅膀

金蝴蝶

花儿与花儿之间
振颤的薄翅
如锋利的刀片
要切割去什么
满眼是忧虑的弧线
一千只蝴蝶
把我分散

跟随蝴蝶去历险
我不知道
蝴蝶的道路

彩羽是绝壁的碎片
风砌的阶梯
庞大的春天动荡

猜不透一只忽然停住的蝴蝶
是等待 还是准备放弃
整个天空
围着这一小块
金色的悲郁

高 凯 的 诗

火车站

村口

越来越大了

像村子自己撕开的一个伤口

长着一棵大槐树的村口已经绝迹

出去回来只有一个火车站

守着起点和终点

火车的尖叫

撕心裂肺 躺在脚下的道路

都是从城市奔往城市的冰冷的铁轨

离家的路上

每个人像一根硬硬的枕木

被铁轨一路枕着

而回家的路上

一个个就成了让铁轨一路枕着的

软软的枕头

运输乡愁的十万趟火车

在大地上来来去去轰隆隆轰隆隆

碾轧着乡土的疼痛

白乌鸦

太让人惊奇了

终于有一群乌鸦大白于天下

在眼前一大片黑黢黢的文字里

我突然看见一群白乌鸦

飞来飞去

一只 两只 三只

一群命里就雪白雪白的乌鸦

因为没有背负一身沉重的乌黑

而飞得那么轻松快乐

甚至幸福

乌鸦原来不全都是黑的呀

或者黑乌鸦也有把自己变白的时候

我不是一只苦难的乌鸦

但我像乌鸦一样

为乌鸦兴奋不已

在文字的密林里

白乌鸦真实的白是那么突出

即使飞进深沉的黑暗中也是雪亮的

即使落在白皑皑的雪地上

也是雪白的

烂尾楼

一个遮天蔽日的大家伙

经过几番疯狂的折腾

终于瘫在了地上

饕餮之城

又随意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了土地
一片狼藉 一颗变质的良心
烂在了泥泞的乡愁里

时间已锈迹斑斑
但那么多破土而入的钢筋和水泥
并没有让麻木的大地忘记伤痛

寸土必争的野草们赶来歇脚
无枝可依的小鸟们开始筑巢
而苍茫里一个寻找归宿的流浪者
也找到了归宿

城市无耻
深沉的大地就会用大地的方式
收回自己的失地

想起了补丁

周围身上长补丁的人
几乎没有了

从前
一个人从小到大从里到外
都是缝缝补补的

那些形形色色一块擦着一块的补丁
其实是生活留下的伤疤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为什么一想起补丁
里面就疼

心里长满补丁的人
还活在人世

乡间的吹手

过红事 终于笑出了声

呜哩哇啦的
过白事 终于哭出了声
也是呜哩哇啦的

看上去是在为别人又悲又喜
但心里 往往喜的是自己
悲的也是自己

人就活了一口气
一旦放开嗓子 一杆铜唢呐
和一杆铜喇叭都呜哩哇啦的
一个比一个痛快

阳世上的吹手
像每一家知心知肺的亲戚
贫富不嫌 一世放不下的大喜大悲
经那么呜哩哇啦一吹
就不知不觉放下了

那些能把魂儿都吹出来的吹手
身后几千年余音不散呢
山山峁峁沟沟洼洼
呜哩哇啦回响

秋天的葵

灿烂之后
葵一个个沉重地低垂着头颅
向日而立

三分钟早已过去
葵仍在默哀

一个季节也将过去
葵在默哀中成熟
在成熟中默哀

其实 这是葵在为自己举行的
一场临终的告别仪式